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叅訂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爲巡檢管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爲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倥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

蘇州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齊陰以灌利脅誘之二人素翹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適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後計，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涂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涂節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嵩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亾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僕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旣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旣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辛未。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嬖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水。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爲始通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皇蕪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

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陸荆門縣爲荆門州
○兩制運使呂本奏均竈戶益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
于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劍造
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
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
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
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藉敢有
以民爲軍亂藉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
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月十其日 卷之十
滁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
餘戶悉還爲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
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憲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
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
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
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爭大
之志其庶幾乎使旣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
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有女人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
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
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齋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冀。赴
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僕斯致仕。○遣使齋符
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敷趙民望。杜敷李延齡。李幹楊良卿。
王成季吳慎明劉仲海鄒魯狂宋季子至京。○遣使勅諭
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爲
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
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
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
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
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
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荅曰朕聞堯舜
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
菲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
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他物
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與天心之可格尚

察匡朕不逮

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戒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爲奸究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數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上以勅諭之既而上坐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上悅故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太廟

冬十月戊午朔勅諭四輔官王本等

勅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同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敷為春
官杜敷趙天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齒之
是年自春至夏災殃疊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
等沐浴致戒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速
立冬朔風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
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
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
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
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况於動天乎可
不慎歟。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

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忽以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

之所難。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踰
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
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
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其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
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塵埃也。然
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
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
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
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
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

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報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壽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乃朶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官辨邪正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
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
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
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
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任至公。
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
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
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
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
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
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為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
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峙而能為國家
者一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
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
民之養而除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

爲聚斂之臣剥民財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
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
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每以
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
十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
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
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戶之外而列
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
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混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九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混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混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混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

凡發罪前監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
之人發兩湖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正隸江北之
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北徒罪少鐵者江西之人
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鞏昌北平之人發平陽
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
徃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
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退友德選輕騎夜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爲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髻餘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尚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固請爰命爲大將徃靖南服於戲忠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怨欺誑中國之罪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却之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依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毋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自恃險遠鴛鴦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上於是御天承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筆承旨直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

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史官修撰三
入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詔勅備顧問
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
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
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
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
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
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
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農八人刻漏博
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維唱。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啟事稱臣。如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興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
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
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
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原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
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原等往湖廣等處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己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湖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卽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
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
措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旣露固利速戰然
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
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
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劔督
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旣陳友德麾兵
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揮其中
擊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
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
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五 西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駙
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瓦爾
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駙兒俱入普寧州忽納岩焚其
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密遂與達的駙兒
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
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闡監也先帖木
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敢
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二千分道進取臨安諸路。

封皇子權爲寧王

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

○戊寅征南將軍傅

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各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竇卞聞都督胡海洋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鋪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

侯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士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樂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聳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養皇明之曲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閻乃馬

反等降○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潞江武定三
路嵩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
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
銀銅印降○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
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
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
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
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
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
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
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
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
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
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鵠翠董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

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還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
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
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
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玉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
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
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
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譟譟酋衆驚亂
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
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
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
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爲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爲吏部尚書○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玆竒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鉄元

時普於此置鉄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鉄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鉄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顯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顯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握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警誣。

匿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塋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動容稱嘆。卽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

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閑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備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放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補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

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論。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年位身具 卷之六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
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
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
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
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
畔渙難故。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
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
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宜教化以
治民爲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
其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
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則而已。曩者以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
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
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
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
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
代波舊官。其旣代之官。就今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足議以開。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且觀其言貌。止知去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實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尙慮未嘗練習政務。况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者。上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在在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於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挈家入霽翠之地符至可諭霽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
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踈之開此道
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
已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費
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逃
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
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
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
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
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
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霽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

文曰繩糾謬

○癸亥。置天下府州

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旣平雲南。卽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土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二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况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况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

未錄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夷虜之耻。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據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常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賊衆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康發兵捕之。獲賊五百。

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俘賊首號鐘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命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况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
大學士翰林學士朱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
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
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
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
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
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尙
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上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頒巡按事宜于各處提刑按察司。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脩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其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強，均賦役。

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伸理獄囚冤滯稽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贏縮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著爲令

壬申以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

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免國子監祭酒吳顥還鄉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祭酒。

時武臣子衆。有怠于國粹。顥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以宋訥爲祭酒。勅諭之曰。大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寃心。慎擇老成。師帥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勉之。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懾懼，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

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章。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上觀唐太宗帝範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並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右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結。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勤而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上謂侍臣曰。

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添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

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命刑部議定詐僞律條○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從之○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送故蒙古雲南右丞觀音保叅政
劉車車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賜鈔有差
○三月甲辰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
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
傅友德左副將軍秀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
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
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
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爲患爾其留鎮之撫綏
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戊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孫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季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故無其禮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孫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

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庚申定文官封贈廕叙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二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

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頒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廢叙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會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會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廢者，皆於應叙品第降

一級其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鈔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開墾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七申朔日有食之○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冬十月高麗遣使貢方物却之

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原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整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首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永守事

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乙未。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壬子。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溉。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蠻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受業成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

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釘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霸為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褒德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畧。可謂以勞定國。允應祀典。松江舊有祀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為吳丞相。華亭侯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致祭。仍稱抗為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凱為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川土神。垂林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

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沒
蕪。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所禱必應。今擬
稱爲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
多所匡益。諫立盛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謫爲彭
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
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肅
宗時爲京畿令。孟滂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
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墓于甌寧。後見夢于帝。
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竊惟謝公英毅。正直不
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靈異。可謂
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

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
爲忠臣。歿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謚忠
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
宗可爲元養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
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還家。謂
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
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可謂以死勤
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
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

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
害及鯤鮪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
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濟初爲國子助教與
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
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信
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
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
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
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
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聞
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

成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先是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後陞正三品。設司務。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屬司務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并十二道。

監察御史都御史之職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勅曰肇建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城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事當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鑒玄武之澄波睇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

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
義二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
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
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
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治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
二場試論壹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
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
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
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
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
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

今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亾。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夏四月壬午諭平雲南功

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

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偏裨都督。僉事陳桓。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
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冤抑禁盜
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
爲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
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爲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
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
有闕茸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
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
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僞奸
弊甚者具聞鞠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
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

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提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禱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爲遵守。

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

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外承運及甲乙丙丁戊廣源廣惠八庫皮作兵仗寶源三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於流官選用○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正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亾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亾以壽國脉伏愿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上善其言

五月高麗遣使崔濟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許之。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棄賚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况深交者乎。自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官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萬餘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官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爲牧

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奪。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齊。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

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甲寅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徵糧餉助雲南兵食

上謂戶部臣曰。曩爲雲南。數生邊戩。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糧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戶部如。上旨。咨諭安南。復命盤等往使。盤至陳煒。卽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

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屬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人皆樸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洪武十五年，大兵旣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震言曰：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脊建昌囉囉之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四，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

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
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丁亥以秀才
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
曆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
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皇上承運
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
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
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
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抄。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二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分八抄。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

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上是其言其後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

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
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
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說
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
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先
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性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
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
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
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
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
帝之苛暴五代之窮究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虜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
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
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
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
何必問諸小人之人耶

閏十月癸亥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九郡縣之下又
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

諸王○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稽異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
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
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嶠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徭武
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京甌閩中是謂南紀
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濟相爲表裏謂之

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邢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

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
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
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
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
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
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
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甯鱗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
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
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
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
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

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限管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閭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良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陬管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顛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

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

外族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陴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大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彗爲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

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
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
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
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猶其
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
輿鬼方戰國未滅時皇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
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
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
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
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
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屬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

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寔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

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

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顏
問進講說。在卽物以爲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賢
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
爾其翰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爲美矣。○上御
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
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
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
江總輩。汚穢簡冊。貽譏千古。誠可爲戒。右春坊贊善董
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
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
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謂諫議大

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忘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上御東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善等皆悚聽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
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
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
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
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
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
其門

詔議子代父死之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
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
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有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
詔從其議

十一月庚午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
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
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
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歸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
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
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
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之禁從之。

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卽兩姨之子若女。羞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旣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過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感傷。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

與已之身是爲舅姑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
幼而配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
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
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
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
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
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曹衛陳鄭秦晉亦各
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
之睦宋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
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
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

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蔡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吏部上言。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職四百七十一人。貪汙一百七十一人。闕茸一百四十三人。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法司罪之。闕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高麗遣使進貢。

高麗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上諭禮部曰。高麗王顓被弑。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僞。今旣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

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貨緣爲奸。屋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屋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忍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定之。

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窟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吳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

二年富棟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寶
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爲己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
保爲東蘭知州旣而錢保微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
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
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月甲辰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
人事有以致之乃論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
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
祭酒朱勳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
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

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閒。則當時之籌畫區分。豈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

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上謂侍臣曰。辰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務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
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
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
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
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
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
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收其弊者先王之世野
無不耕之民室無不織之女水旱無虞饑饉不至

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
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庶
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間不許衣錦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巳未魏國公徐達卒。

正月戊子。徐達病瘳愈。上以璽書勞之。二月巳未。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
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
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

之故能輔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上以達薨報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令松州衛軍士糧餉旁近州縣運給。

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瘠不宜屯種。戊卒三千糧餉不給，雖嘗以鹽糧益之，而棧道險遠，運之甚艱。請移茂州俾屯田于附近之地，則不勞餽運而自可以制羌人。上覽奏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蕃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三月壬戌，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頌為

策一

以第一甲進士及第十顯等為翰林院脩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為編脩吳文為檢討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巖為衛府紀善李鴻為潭府奉祀正其諸進士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候其諳練政體然後推任之其在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定歲貢生員不中式之罰

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大學士俱正五品。○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移文令訥年老致仕。訥陛辭。上驚問乃物所由。上怒煥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勅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狼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爲。自漸盡矣。卿勿爲是替威儀。必竭乃心力如故。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建等六十七人爲

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惡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乙未五色雲見

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

則也無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種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兵潛守隘口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時徭種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

討平之

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五月戊申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秋七月乙丑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羣擁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勅曰朕問天道至公無私帝王法天之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罰故賞無私賞必

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民所共惡而罰之
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欲窮治而
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官長者非
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能盡
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
疾風之除勁草不經霜實有焉今特賜酒二罇以勞之
其愷然如始母廢舊功則子汝嘉○時金壇縣丞李思
進亦坐事當遠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
官多善政乞留上亦遣使齎酒勞之勅曰善善惡惡
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爲勸惡者必懲之以爲戒

非有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究觀前代帝王循斯道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幸孽不能以治朕絀舊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內外者相爲朋比有司尤爲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政而更新之金墾父老丁原德等列狀來奏爾爲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咸欲舉留朕聞驚嘆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酒二罇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爲民也爾宜慎終如始益勤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實不吝

八月乙未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后稷教民稼

稽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
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

九月乙亥。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
柏進兵剿捕。

勅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
母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
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
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
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
之。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

素爲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脩築。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事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脩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其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

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上又御
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古者人主
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
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
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
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
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
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
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以信懷
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上又御華蓋殿命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連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至是善以疾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己丑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於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辯髮在衽相率而爲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

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耻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夷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于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也 上嘗嘆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頽自卽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撻法萬機之暇若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脩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頌之臣民永以爲訓

癸巳免孔氏子孫輸作京師者

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聖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卽命遣還○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匹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亦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丙申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乙卯湯和平古州詔楚王指還國

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請洞以計誘擒吳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凡俘獲九溪等處蠻獠四萬餘人尋詔楚王楨還國和等仍駐

兵撫輯其民。

權宜與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

十一月甲戌以進士秦遠爲工部侍郎。○十二月癸卯以庶吉士楊靖爲戶部侍郎。○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脩。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若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已酉擢建陽知縣郭伯泰爲泉州府同知縣丞陸鎰爲福州府通判

以其爲政不避權勢故皆陞用且遣使齎勅諭之勞以酒禮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十五

昭代典則卷之九